

Chapter Eight (上)

黑湖邊冷風拂過兩人的臉龐，安達可以看見黑澤掛著水珠的纖長睫毛顫了顫，水滴隨即自後者的眼角落下，蜿蜒滑過他冰冷的臉頰留下一道幾不可察的水痕，那滴水珠乍看之下竟像是黑澤的眼淚。

黑澤並沒有給安達反應思考的時間，繼續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彷彿不一鼓作氣說完他就再也無法鼓起勇氣向安達剖白自己的心意，「不是朋友之間的喜歡，而是想親近你、擁抱你的那種喜歡，本來以為只要能待在安達的身邊—哪怕只有一年的時間也好—我就滿足了，但我發現自己原來也是貪心的，我根本無法繼續欺騙自己。」

黑澤強烈炙熱而沉重的情感如海嘯般捲進安達的腦海，後者感覺自己殘存的理智幾乎要被洶湧浪濤給淹沒，沉默在兩人之間流淌，良久，黑澤才再次開口，此時他的情緒已經平復，只餘留著歉意與愧疚。

「安達不用給我回應也沒關係，更不需要為此煩憂，我……只是想說出自己的心意，抱歉呢、這麼做果然還是很任性吧？」

安達愣愣地看著眼前扯著勉強笑容的少年，明明不想讓黑澤露出這樣悲傷的表情，卻不知道自己應該做出什麼反應。

『啊，安達果然被嚇到了，我怎麼就這麼衝動呢？但是看到安達如此珍惜那塊懷錶，我就忍不住想著要是自己也能被他這樣重視，肯定很幸福吧？』

「啊、安達還是當我沒說過那些話、忘了它們吧？」不願讓安達為此感到為難，起身上岸後黑澤將雙手背在身後側頭望向遠方隱隱透著晨曦的地平線，神色如常地說道，「我們就像平常那樣相處，好嗎？放心，我絕對不會做出踰越的舉動。」

『如果安達是這麼期望的，那麼我就會貫徹到底，對我而言，沒有什麼事是比安達的快樂更重要的。』

安達覺得應該開口說點什麼而不是緘默著任由黑澤不安地揣測自己的想法，但就連他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麼想的，以朋友的立場而言，他無疑是喜歡黑澤的，但他對黑澤有朋友以上的喜歡嗎？那些朦朧的好感，到底是真心的、抑或只是一時被黑澤的付出感動而產生的動搖？

自己簡直是差勁透頂，安達清楚知道正是自己那消極愛拖延的性子才使得黑澤如今退讓到幾近卑微的程度，如果他早一點正視黑澤的感情、認真思考兩人之間的關係與自己真正的心意，也許就不會讓黑澤這般難過掙扎。

「我們該回去了，」黑澤用手指將濕透的瀏海梳理到腦後露出飽滿額頭，他瞟向安達勾起一抹微笑，「記得回到宿舍先洗個熱水澡，千萬別著涼了。」

少年溫柔依舊，然而這份溫柔第一次讓安達感到恐慌而無所適從，濃烈的罪惡感讓他幾乎快要窒息，直到兩人分別，安達都沒有出聲做出任何回應，懷抱著強烈的自責與愧疚，回到宿舍他一頭栽進床鋪，無暇顧及自己身上溼透的衣物染濕了床單，他疲倦地閉上眼，只想立刻逃進夢裡尋求片刻平靜。

站在黑湖上臨時搭建的觀眾席最上層，因為過去幾日憂思不斷導致安達精神不濟無法集中精神屏除周遭人群的心聲，混亂吵雜的聲音擾得他越發頭疼暈眩，但他強撐著倚憑鐵欄杆探頭望向平靜無波的黑湖湖面，稍早負責宣達比賽規定的六角提及參賽勇士必須在一個小時的時限裡帶著提示謎底返回湖面，而距離勇士們下水的時間已經過了約四十八分鐘，方才第一位波巴洞勇士已經順利帶回了她的謎底——加拉哈德的聖杯，而黑澤與霍格華茲的勇士仍在湖中找尋自己的目標聖物。

自從那晚與黑澤分別後，儘管兩人默認這次告白不會改變彼此之間的相處，但這些天安達其實也沒什麼機會遇上黑澤，根據六角的爆料，黑澤這段時間除了在為比賽的第二個項目做準備外，同時在收到教練的最後通牒後終於抽空回到球隊為即將開始的歐洲魁地奇聯賽十六強賽進行集中練習，安達這才知道黑澤並沒有因為前來英國交流而打算缺席今年的球賽。

這樣忙碌的日子黑澤真的吃得消嗎？安達當下忍不住為黑澤擔憂，卻也沒能親口問候對方表達關切。

重重地呼了口氣，吐息在安達嘴邊化為清晰可見的一團白煙，比起兩人潛入湖中的那晚，比賽這天的氣溫更加寒冷，難為勇士們得在這種天氣下水與人魚們鬥智鬥勇，安達瞟向已經上岸的波巴洞勇士，後者裹著厚重的毛毯手捧熱可可坐在觀眾席最接近湖面那層特別設立的選手休息區瑟瑟發抖，顯然保暖咒也沒有辦法立刻解決她失溫的狀態。

思及此，安達不由得對大賽主辦有些埋怨，而將提神劑遞給波巴洞勇士的龐芮夫人臉上那毫不掩飾的惱怒隱忍同樣也說明了她對比賽內容的反對與不滿。

不多時，霍格華茲的勇士浮出水面，他在同校生的喝采聲中得意洋洋地舉起了手中的魔杖，眾人疑惑地盯著它，直到某個學生遲疑地提出疑問，「那個不會是梅林的魔杖吧……？但這怎麼可能呢？梅林的墳墓從來沒有被發現！」

聞言，不少學生們紛紛私語議論著，混雜著各種心聲讓安達的前額抽疼著，幾不可聞的痛呼溢出唇間。

霍格華茲的勇士在眾人的質疑下泰然自若地游向湖中的觀眾席，被早已等在選手下水處的好友們拉上岸，與朋友們交換擁抱後他將魔杖上繳到評審席的桌上，隨後在龐芮夫人的招呼下同樣在休息區得到一件毯子及一杯熱可可。

這麼一來，就只剩黑澤還沒上岸了，安達瞥了眼一旁正與心上人談話的柘植，思忖半晌，他深吸了口氣轉身撥開人群走向觀眾席中央的梯架，順著梯架向下爬最終來到最下方那層，發現與黑澤關係較好的德姆蘭學生們已經焦急地蹲在選手下水處等待他們的勇士現身。

本來還安分待在評審席旁的六角眼尖地注意到安達，立刻像是找到救命浮木般快步走到安達身邊緊拽著後者斗篷的寬大衣袖，語氣難掩慌張地問道，「安達前輩！怎麼辦？時間只剩不到五分鐘了，黑澤前輩不會是遇到什麼意外了吧？」

安達訝異地眨眨眼，他沒想到六角對自己的信賴已經真切到比起那些同校生，他更傾向於從安達身上尋求安全感，讓本來還惴惴不安的安達莫名地定下神以一個可靠的前輩口吻安慰道，「黑澤一向挺謹慎的，倘若真的遇上什麼危險他一定會發出求救信號，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相信他。」

「對、黑澤前輩那麼厲害，肯定沒事的。」六角在安達安撫的語調中冷靜了下來，『我果然還是太急躁了，要向處變不驚的安達前輩好好學習！』

事實上，安達遠沒有在六角面前表現得那般篤定，在攀爬梯架的期間，他已經失控地想像了黑澤可能在黑湖湖底遇到的各種危險，頓時把自己嚇得不輕。

安達抬頭望向一旁的時鐘，分針指針已經接近羅馬數字十二，清楚黑澤的時間觀念一向嚴謹，直到現在還未帶著謎底浮出水面顯然不是黑澤的作風，不尋常的情況讓安達糾結得心臟隱隱作痛，要是黑澤發生了什麼意外，他會——他會怎麼樣？

安達忽然倒抽了口氣瞪大雙眼，終於撥開自欺欺人的重重霧靄看清了自己的心。

腦中閃過一幕幕與黑澤之間的相處時光，黑澤每一句真摯的心聲在耳邊迴盪著蓋過了此時所有人的心聲，不論是黑澤對自己的珍視、抑或是黑澤所展現出來的溫柔，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回過神才發現，其實早在不知不覺中，黑澤就已經在他的世界裡駐紮，讓他的腦子裡總是浮現出黑澤的身影，哪怕是獨自一人的時候，他也總在思考著關於黑澤的事，對黑澤的好感早在安達第一次覺得少年很可愛時就已經悄然萌芽，只是膽怯的他總是抱持著鸵鳥心態，蝸居在舒適圈內不願接受改變。

安達的自卑與徬徨都源自於他的怯懦，當黑澤已經努力朝著他走了九十九步，他卻遲疑著不敢向黑澤踏出那剩下的一步，一直糾結於自身的天賦與兩人之間的差距而把問題想得過於複雜，也因此看不清自己的心意。

這份心意如此簡單——安達喜歡黑澤。

絕對不是因為被感動而產生的錯覺，和黑澤在一起的時光不知從何時起變得既快樂又自在、看到黑澤的笑容他也會跟著想笑，遇上好事就會想與黑澤分享……細數種種跡象，他對黑澤的情感明明昭然若揭，身為局中人的他們卻都遲鈍地沒有發覺。

直到發現他可能會失去黑澤才意識到自己的情感，他可真是太差勁了，安達快步走向選手下水處探頭望向黑湖，毫無動靜的湖面逐漸令人感到緊張，德姆蘭學生們的擔憂情緒躁動著讓安達越發焦慮不安。

就在鐘聲響起的前一秒，舉著王者之劍的手浮出水面，觀眾席霎時間爆出驚人的歡呼聲，掌聲隨之而來，眾人為這戲劇性的一刻熱血沸騰，眾多目光緊隨被朋友扶上岸的黑澤，後者站穩後立刻為自己施下保暖咒，幾名少年接著默契地大笑著與他交互擊掌。

提起的心終於放下，站在一旁的安達頓時鬆了口氣，他無聲莞爾跟著眾人鼓掌，黑澤在瞥見他的臉時錯愕地瞪大雙眼，難得失態地推開不明所以的好友們走到安達面前。

『安達怎麼會在這裡？難道我已經冷到出現幻覺了？』黑澤滿臉困惑地朝安達伸出手，在指尖即將觸及後者臉頰之際安達仍沒有任何反應，這讓他更加堅定自己的「幻覺論」，『果然如此……真正的安達總是會瑟縮著躲開。』

下一秒，真實的觸感推翻了他的猜想。

『咦？摸的到？』指腹傳來的溫度讓黑澤腦中陷入一片混亂，安達抬眼望進黑澤那雙深色眼眸，看見一臉嚴肅的自己，『等等、所以這是本人！？』

意識到自己踰越的舉動，黑澤連忙收回手朝安達露出滿懷歉意的苦笑，「抱歉、安達，我不應該——」

「黑澤前輩——你還沒把聖劍交上來！」六角不讀空氣的高聲呼喊打斷了黑澤的道歉，「評審要打分了哦！」

「你先過去吧？比賽要緊。」安達見黑澤扭頭朝後輩投以危險的目光，他忍俊不禁伸出手推了推黑澤的前臂，同時不忘囑咐道，「別忘了和龐芮夫人拿提神劑，小心別感冒了。」

似乎是對安達明顯的親近感到意外，黑澤微微蹙起眉頭，卻還是在六角的催促聲中轉身走向評審席。

「黑澤？」安達忽然叫住了少年，後者的腳步一頓，回過頭疑惑地朝安達挑眉詢問，安達緊張地吞嚥著口水輕聲問道，「……待會能給我一點時間嗎？」

敏銳地覺察到安達的慎重，黑澤微抿下唇點了點頭，隨即重新邁開步伐朝三位評審的方向走去。

因為無法評判勇士們在湖下的表現，三位評審的評分標準是依據聖物的狀況及選手使用的時長，黑澤的成績意外地沒有墊底而是排在了第二名，儘管有一些不忿的聲音，第二個比賽項目還是在驚險中順利落幕了。

待黑澤換上制服從選手休息區後方的更衣間出來，多數學生已陸續搭著小船回到黑湖的碼頭，安達背對著他站在圍欄後方像是在欣賞眼前壯闊的風景，他遲疑片晌才出聲輕喚安達的名字，此刻，他感覺自己就像是等待巫審加碼判決結果的被告。

安達轉過身邁出步伐走向黑澤，神情始終是嚴肅的，他在黑澤面前三呎的距離停下腳步，鄭重地朝黑澤鞠躬，「黑澤，一直以來真的很抱歉！」

聞言，黑澤心下一涼，表情有片刻麻木空白，『啊……果然還是會被拒絕呢，雖然一直都有心理準備，但真的聽到了安達的婉拒，感覺還是痛苦到有點難以忍受啊。』

「不、等等，我不是那個意思！」聽到黑澤絕望的心聲安達錯愕地抬頭，在看見前者恍惚的神情後立刻慌張地擺手解釋，「一直以來，我因為膽小懦弱而不斷逃避，進而傷害到了黑澤，真的非常抱歉，因為覺得當朋友比較輕鬆，就從未去思考黑澤對我的意義。」

下意識捏緊了斗篷袖口，安達輕抿著唇停頓片刻，羞赧與緊張於心底糾纏交錯讓他有些退縮，卻在與黑澤對上眼時重新鼓起了勇氣，「和你在一起時總是感覺很開心、不知不覺開始期待與你的每一次見面，對我而言，黑澤是很特別的存在，甚至比朋友還要重要。」

安達在黑澤訝異的目光下主動伸出手牽起後者微涼的手，簡短地作出了總結。

「黑澤，我喜歡你。」

將這句話說出口遠比想像中要難得多，但他最終還是辦到了，安達如釋重負地垮下肩吐了口氣，雖然不清楚這句告白會讓未來的日子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但他知道自己向黑澤剖白心意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黑澤用力地回握住了自己的手。

『……我真的可以這麼幸福嗎？幸福來得實在太突然，感覺好不真實。』並非只是純然的喜悅，黑澤此刻的心情複雜到難以言喻，『好像是在作夢啊，不、過去即使是在夢裡，我也未曾幻想過安達會回應我的這份感情，比作夢還要幸福，簡直太奢侈了。』

「安達，既然你牽起我的手，」黑澤緩緩開口，聲音低啞乾澀，語氣中帶著哽咽，明明是在微笑，安達卻覺得他似乎快哭了，「我就不會再放開，你明白嗎？」

「呃、大概明白？」安達不確定該作出什麼回覆，黑澤見狀低笑著執起安達的手，低頭將一個虔誠飽含愛意的吻落在安達的手背上，這個吻手禮既深情又纏綿。

『真的好喜歡、好喜歡他，我可以再更進一步嗎？還是該先等安達習慣我的親近呢？』

當溫熱鼻息遠離手背，安達忽然感覺自己的肩頭一沉，原來是黑澤將頭倚在他的肩上，鼻尖在安達的頸側輕蹭，與化獸形態時撒嬌的模樣如出一轍。

沒想到黑澤撒嬌的樣子可愛程度竟不輸灰狐時的模樣簡直令人髮指，頸部傳來的癢意讓他忍俊不住伸出空閒的那隻手虛虛摟上黑澤的背。

此刻，彼此心意終於互通的少年們相依著，儘管還有一些事尚未解決，但安達決定先將一切拋諸腦後，把握當下與黑澤獨處的時間。

《TBC.》